

纪

策划：李书敏 张郁

世纪情结

侯光炯的人生道路

余德庄 著

结



著名土壤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

侯光炯教授

(张建设 摄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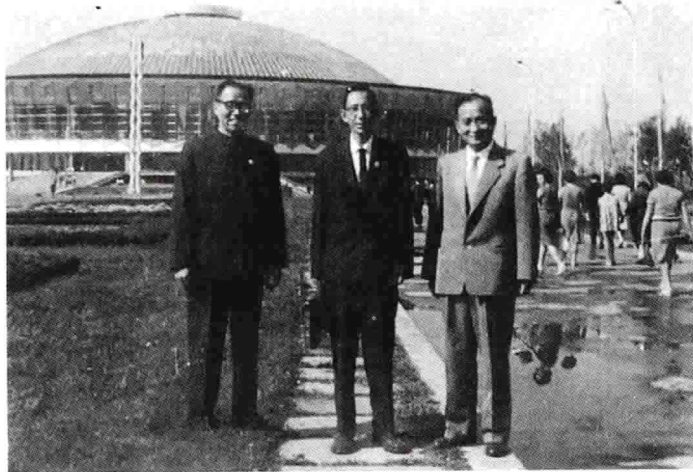
13 岁时的侯光炯(西农宣传部提供)

1937 年 2 月,在欧美考查归国途中皇后轮上。侯光炯剃光头发表献身祖国的决心。(西农宣传部提供)



20 世纪 50 年代侯光炯在指导青年教师。(西农宣传部提供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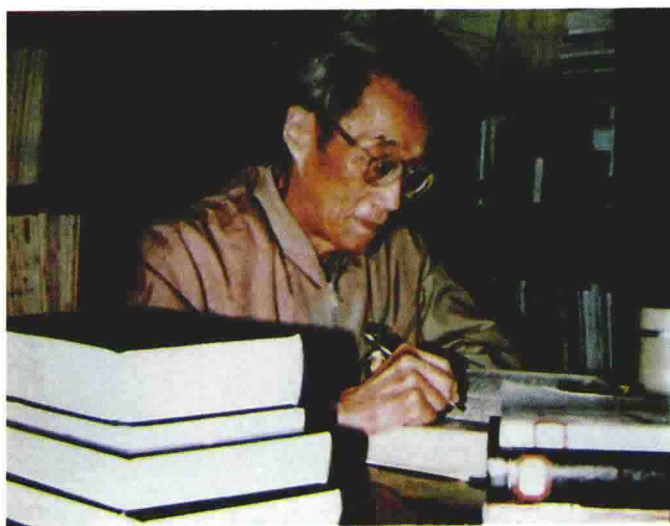
1956 年 侯
光炯在匈牙利参
加第六届国际土
壤学会议（西农
宣传部提供）



1962 年侯光
炯和夫人在家中
留影（西农宣传
部提供）

侯光炯在田
与农民技术员
一起
（高石汉 摄）





侯光炯通宵
达旦地工作(西农
宣传部提供)



一生奉献的
侯光炯 (高石汉
摄)

再版前言

今年是敬爱的侯老 100 周年诞辰。掐指算来,老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八年多了。

八年来,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一个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,正气势磅礴地崛起在世界的东方,为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。这八年,也是重庆直辖之后,获得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,城乡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的八年,巴渝大地充满生机与活力,成为令人瞩目的西部大开发的亮点。

当我们满怀喜悦,举起庆功酒杯的时候,我们怎能不深切缅怀那些曾为我们今天的胜利奠基铺路的先贤?当我们放眼未来,迈向新的征程的时候,我们又怎能忘记先贤们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?

正是在这样的時候,侯光炯,这个曾令 3200 万重庆人民引为骄傲的名字,再次点燃起人们的激情——人们将他作为完美地体现了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,追思他的业绩,研究他的学识,缅怀他的风范,弘扬他的精神,一股“重新认识侯光炯,大力学习侯光炯”的热潮正从他工作多年的西南农业大学勃然兴起,并迅速地传向四面八方……

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八年前,当我在极度的感动和亢奋中采

写长篇人物传记《世纪情结——侯光炯的人生道路》时，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：侯老不会只属于重庆，也不会只属于某个特定岁月，尽管他的身上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时代的烙印，但他的精神人格将会超越时空。

八年来的事实即印证了我的第一个预感。这部作品一经问世，立即飞越出重庆，在全国激起巨大反响。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等全国性大报迅速刊登了这部作品出版的消息，重庆先后有多家报刊登和连载了这部作品，更多的刊载和转载则是来自全国各地，《科技日报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，每天均以显著的通栏版面连载了这部作品；《农民日报》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并配发“编者按”的规格发表了这部作品的压缩本《中华土壤之光》；更令人动容的故事发生在湖北省出版的被评为“全国100家优秀期刊”之一的《今古传奇》编辑部，这家素来以“可读性”为号召的通俗文学杂志的时任主编罗维扬先生偶然从《红岩》杂志上读到这部作品，被“感动得老泪纵横，通宵未眠”，旋即写信给《红岩》当时的负责人，要求转载这部作品，然后又特地将我接去进行通俗化处理，最后以《天高地厚》为题并配以侯老的大幅照片隆重推出。刚与重庆脱离了隶属关系的四川省也先后有3家报刊转载或选载了这部作品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《世纪情结》创造了一部作品在全国范围内的党报党刊、科技报刊，纯文学刊物和大众读物同时竞相刊载的罕见现象。侯老感人至深的事迹和精神，打动了从高级党政干部、科技专家、院校师生、一般读者到广大农民群众在内的各阶层人士的心，各地的读者纷纷投书报刊，赞誉老先生是“言行一致的本色共产党员”“像土壤一样朴实和伟大的科学家”“神州大地的造化，中华民族的骄子”……

而眼前的事态又印证了我的第二个预感。任时光飞逝，世事变迁，也未能冲淡和改变人们对侯老的景仰和对侯老精神

的认同。侯老心系祖国,热爱人民,追求真理,执著科学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的非凡人生历程和崇高思想品格,再次成为激励后来者前进的光辉榜样。曾有人试图遮掩侯老的光辉,但他们失败了,侯老的光辉是遮掩不了的!
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革发展,人们的生活节奏在不断地加快,个人的人生的选择也日趋多样化,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会不可避免地随之发生变化,各种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象一时也难以完全消除,有时甚至呈现泛滥之势……但事实证明,愈是这样,侯老的精神人格就愈益受到人们的珍视和敬重,愈益显示出众望所归的巨大感召力。

一位著名诗人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:有的人活着,他已经死了;有的人死了,他还活着……

侯老依然活着! 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豪迈事业中
.....

2005年3月10日

目 录

再版前言 余德庄(1)

世纪情结 余德庄(1)

侯光炯日记选 西南农大党委宣传部整理(174)

侯光炯书信选 西南农大党委宣传部整理(180)

侯光炯诗选 西南农大党委宣传部整理(185)

侯光炯语丝 西南农大党委宣传部整理(192)

附录:

一、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追授侯光炯同志“优秀

党员知识分子”称号的决定 (196)

二、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向侯光炯同志学习

的决定 (198)

后记 (202)

纪实文学

世纪情结

——侯光炯的人生道路

余德庄

第一章

1

明朝末年，吏治腐败，国势衰颓，我国东南沿海倭寇为患，民不聊生。强虏所到之处，肆意烧杀劫掠，百姓生灵涂炭，家破人亡，言之无不痛恨切齿。而官兵畏敌如虎，遇有倭贼来犯，或龟缩城中隔岸观火，或望风而逃不见踪影，致使盗寇愈加猖獗无忌，从屠村劫乡发展到夺县掠府。嘉靖年间，不足百人的一群倭寇从绍兴一直杀到南京，沿途如入无人之境，屠戮我民众达三千余人，抢掠财产无数，而大队官兵竟无敢近前阻挡者。一时田园荒芜，舟楫毁弃，我大好的江南鱼米之乡，成为万户萧疏的人间地狱。眼见官府无能，民众不得不奋起自卫。各地的热血义勇之士纷纷扯起护境保民大旗，受害百姓荷锄举叉，群起响应，组成无数支抗倭民众自卫军，同仇敌忾，共御东洋海盗。

在江苏金山卫，有一支抗倭民众自卫军远近驰名，其首领“白马将军”侯端骁勇善战、深孚众望，多次指挥民卫军痛击来犯倭寇，令敌人闻风丧胆，视为目钉肉刺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经过精心策划，倭寇聚集战船百艘，贼众千数，于是年秋忙时节，突袭金山卫。螺号战鼓声中，侯端身跨白马，手挥长剑，高呼“杀贼”，率领民卫军奋勇出击。民卫

军在海滩上与倭寇血战三天三夜，一时间日月无光，海波赤血，尸首枕藉。鏖战中，侯端左奔右突，亲斩贼寇数十，不幸胯下白马中箭负伤，嘶鸣仆地。侯端不忍见其痛苦挣扎之状，乃含泪手刃之，然后徒步指挥部属继续杀敌，但终因迟迟不见官兵来援，寡不敌众，不得不退入城邑，一边据险坚守，一边组织百姓疏散。

为了稳定军心，侯端命其家眷全部留下，不得随民众撤走。倭寇架起云梯猛攻城池，侯端率民卫军用檣木、滚石屡屡退敌，城下敌尸堆积如山。倭寇杀红了眼，调来大炮猛轰城墙，城堞多处坍塌，守城军民用门板和蒲包抢修后继续坚守。但终因孤军守城，渐渐有所不支，在倭寇潮水般的连续猛攻之下，至弹尽援绝之时，城防终于告破。民卫军誓不降敌，全部战死；侯端身负重伤，浑身是血，仅与两贴身亲兵退入宅府。他见众家眷尚在，即慷慨谓之：“我堂堂大明臣民，岂能坐受倭奴之辱！”言罢亲督家眷数十人一一自尽。危急关头，一忠义老仆跪地哭求，欲将襁褓中的侯端幼子留下。侯端亲抚爱子，泪如泉涌，谓老仆曰：“长大若不争气，可代我戮之！”然后拔剑自刎。

老仆将幼子藏于怀中，趁乱逃出，辗转潜往离金山卫数十里外的吕巷镇侯家庄隐居下来，其间又躲过倭寇的多次搜捕，方才为侯家保住了最后一点骨血。

朝廷见倭患日烈，乃调遣山东名将戚继光南下征讨。戚继光到江浙后，编练戚家军，先后在台州、舟山等地大破倭寇，端掉倭寇盘踞多年的海上老巢，后又挥师入闽作战，在横屿、兴化等地再次大破贼寇，将几股势力最大的倭寇先后歼灭，又经多年防范追剿，倭患始告平息。

金山卫百姓为缅怀侯端的功德，曾为之修庙塑像，其抗倭保民的故事，在当地世代流传。

这位血染疆场的白马将军，就是侯光炯的先祖。

侯光炯自幼就从父辈的口中知悉先祖的荣光，白马将军为民杀贼，为国捐躯的忠肝义胆，对他的一生都有影响，直到耄耋之年仍念念不忘。“文革”后期，国事忧心，年已71岁的他曾借在上海治疗胃癌之机，专程前往家乡金山卫古战场凭吊先烈。91岁高龄时，有一次在川南乡间访问农情，途经一个名叫白马的小山村时，触动了老人的情怀，他在村前久久伫立，然后对同行者讲述了白马将军的故事，言及惨烈之处，仍不禁两眼含泪，喉头哽咽，走出去好远，还喃喃告之左右：他与此地有缘，死后愿安葬在这里。

2

侯家一脉骨血，十数代单传，其间不乏荣辱沉浮，大起大落，但到侯光炯的祖父一辈时，却已家道中落到只剩旧房几间，常年靠举债度日的境地。侯光炯的父亲侯立本，小小年纪就不得不进染房当学徒糊口谋生。侯立本人小志大，为了重振家声，不辱先祖英名，做工之余发愤读书，感动了邻近的一位老秀才，又怜其为忠良之后，遂免费收其为弟子，悉心指教。侯立本愈加刻苦努力，数年中遍读诗书经史，一举考取秀才。正当他试图再有作为时，恩师不幸仙逝。悲恸之余，他有感于恩师一生清贫，却诲人不倦的德行，决意放弃仕途，承袭师业，遂开馆收徒，当上了私塾先生，而且秉承先师遗风，执教严谨，爱生如子，对贫寒人家的子弟更是体恤关照，不仅减免学费，有的还供给衣食。未久便声名远播，近村远乡送子师从者络绎不绝。

侯立本曾三次婚娶，发妻张氏，婚后不久即告故去；续弦阮氏，生子不久，母子又相继病亡；直到四十岁后才娶了孙氏，即侯光炯的生母。孙氏出生贫苦农家，质朴贤惠，吃

苦耐劳。先后为侯立本生下四男三女。幼子侯光炯于1905年农历四月初六出生在江苏金山县吕巷镇。当他呱呱坠地，来到人间之时，已注定永远不能见到他的两个小哥哥和一个小姐姐。

侯光炯降临人世前数年，一场严重的瘟疫像黑色的妖雾弥漫了整个江南，一时间新坟累累，哀鸿遍野，有的地方甚至十室九空，其状惨不忍睹。侯家同样难逃劫数：四子侯彬、五女侯灿、六子侯新涛不幸染疾，于同一天相继夭折在父母的怀中。侯立本呼天抢地，痛不欲生，叩问神灵何以如此不怜恤芸芸众生。悲己怜人之下，决心以翰墨之身拜师歧黄，钻研医道，济世救人。他潜心苦读内经本草，四处求访名老中医，终于渐通扁鹊，成为蜚声一方的名医。

侯立本不仅医术精湛，而且医德高尚，不论富贵贫贱，凡上门求医者，均悉心诊治，从不以衣帽取人；遇有重疾伤残行动不便者，不管寒暑昼夜、风霜雨雪，都有求必应，不辞辛劳地送医上门；对于贫寒百姓，特别是四乡的穷苦农民，都尽量减免诊费，甚至自掏银两，垫付药资。行医之余，他还广为善举，经常做些修桥补路、扶孤济寡的事情，成为当地百姓有口皆碑的“侯善人”。有时下乡出诊，路遇绿林剪径，只要听说是侯先生的轿子，强人们都会藏刀旁避，恭送过境，从不为难。

侯立本老来添子，极感欣慰，他给幼子取名顺康，小名清福，期盼儿子顺利健康地成长，将来不求发财，但求无灾。然而世道黑暗，豺狼横行，侯光炯刚满四岁时，一场更大的灾祸又骤然降临家门。吕巷镇的大恶霸袁俊斋，垂涎本镇一姚姓寡妇的房产，极欲霸占又恐背上欺寡之名，于是心生毒计，想借侯立本的名声达到目的，花言巧语，要他充当“中人”，去劝说那位寡妇让房，许诺事成之后以重金相酬。

侯立本平素就痛恨袁氏豪强霸占、鱼肉百姓，察悉其歹心后，当即严辞拒绝。袁诱劝再三不成，恼羞成怒，竟暗中绑架侯立本，动用私刑，威逼就范，声言胆敢不从就买通黑道，杀他全家。侯立本自忖难逃魔掌，但想到侯家世代清白，岂能在自己这一代为虎作伥，辱没先祖英灵，生死事小，名节事大，决意以死抗争，回家后遂暗自安排好后事，吞服生烟土自尽。

悲声传出，群情激愤。四乡民众数百人手持锄头、扁担涌聚吕巷，砸烂袁府大门，将袁俊斋抓到侯立本遗体前下跪痛殴，高呼：“袁俊斋偿命！”恨不得生啖其肉。后在侯光炯的哥哥侯光远的劝阻下，将其押往金山县衙治罪。不料袁家以巨金买通官府，后来竟不了了之。

侯立本遇害时，侯光炯已略知世事。父亲被绑架那天，他就在一旁亲眼目睹；乡亲们伸张正义，为父报仇的情景也都亲历亲见，所以刻骨铭心，没齿难忘。后来他经常对子女们说：“那就是我的人生第一课。”

3

侯立本在世时对体质孱弱，但天资聪颖的小儿子十分疼爱，气绝之前，曾将长子侯光远叫到榻前，要他当面答应，将来一定要保小弟上学读书，使之深造成才。光远挥泪承受父训。

侯立本生前行善济穷，几无积蓄，一旦辞世，家庭生活顿时陷入绝境。母亲孙氏忍着悲痛，起早摸黑地守在老式木纺车前纺纱织布，换取几个手工钱来维持家计，无纱可纺时，就揽一些折纸盒之类的零活来做，终日劳碌，不敢稍有懈怠。女儿侯莲和侯金也时常帮着母亲干活。就这样一家子还只能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。

岂料天不怜人。丈夫之死的沉重打击加之过度劳累，母亲的身体很快就垮了，继而一病不起。为了挣钱为母亲治病并扶持小弟上学，原本品学兼优的哥哥光远，中学尚未毕业就不得不忍痛辍学，在吕巷镇小学谋取了一个代课教师职位，薪俸虽然微薄，但凭借这一层关系，小光炯总算得以跨进吕巷镇小学的校门。

尽管全家都作出了最大努力，小光炯在学校里依然属于最贫寒的学生之列。他后来回顾当时的情景说：那真是长年不知道吃饱的滋味，经常在课堂上饿得头昏眼花虚汗涌冒；身上穿的夏天就是一件母亲手工缝制的土布褂子，白天穿、晚上洗，整个冬天则是一件补了又补的破棉袄，海风一吹，冷得嘴唇发乌，全身哆嗦，实在受不了，就捡些柴禾烧个烘笼，上学放学都来来往往地提着……

当时吕巷小学的课程既多且深，有修身、国文、算术、历史、地理和体操等。初年级的国文课本是《千字文》，中、高年级就是读《文学初阶》和《速通虚字法》。修身讲述课本分甲乙两班，甲班生读《论语》，乙班生读文明书局出版的《修身教科书》。高年级的数学有《代数》、《形学备旨》（几何），还设有英语课程，学《纳氏文法》。当时许多富家子弟读不进去，经常结伴逃学。侯光炯自知家贫上学不易，学习非常刻苦，各门功课和操行年年全班第一，作文经常被国文教师选作范文，在课堂上公开诵读。回到家里，小光炯也不像别的孩子一样贪玩好耍，做完作业，便拿出父亲遗下的一些老版本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西游记》等“闲书”来，津津有味地阅读。不但扩大了知识面，还养成了以书为伴，读书为乐的好习惯。

母亲见儿子这样争气，十分慰藉，也越加疼爱，却时常为不能给儿子一点奖掖的表示而哀伤叹息。这一年除夕，母

亲将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几个铜板给小光炯作压岁钱，想让他买几个花炮来放着玩玩。不想小光炯将铜板放在衣袋里捏出水来，也没舍得花上一个，年过完后，如数归还母亲贴补家用。母亲见他小小年纪就这样懂事，越是疼爱有加。

侯光炯上小学五年级时，母亲病势加重，未久即匆赴泉台，与先夫相聚去了。临终前母亲已不能说话，只是泪流不止地将光炯的小手放在光远的手中。光远明白母亲的苦心，叩首涕零，誓言从命，母亲方才瞑目而去。

父亲的坟边，又添了母亲的新坟。凄风苦雨里，已成孤儿的侯家兄妹呼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哭得死去活来。乡邻见了，无不同情垂泪，特别是对小小年纪便失去双亲的光炯，更是怜悯不已。然而小光炯却并未陷入自卑自怜，相反，在那颗苦水浸泡的童心里，却开始萌生出非同寻常的志向。

第二章

4

母亲去世一年后，侯光炯小学毕业，以遥遥领先的高分考取了离吕巷镇三十里，在当时颇有名气的松江府中学堂。但这给他带来的不是欢欣，却只是泪水洗面。家里想尽办法，也拿不出那一笔其实也并非很高的学费。他哭肿了眼睛，但最后还是不得不跟着哥哥回到吕巷小学，重新去读那些他已能倒背如流的功课。

月落日升，春去秋来，眼看又是考学校的时候了。侯光炯整日愁眉不展，哥哥姐姐们也都忧心忡忡：眼见他年岁渐长，本身又是块读书的料，总不能老在小学校里蹉跎岁月呵！……正在大家长吁短叹，无计可施之时，街头突然贴出了学费收取极低的南通甲种农校的招生广告。侯光远喜出望

侯光炯怀揣着家里凑给的五个银元，在光远哥哥的陪同下从吕巷镇步行到金山县城，然后挥泪与哥哥告别，只身登上上海去上海的长途汽车，从此踏上了充满坎坷的艰苦奋斗的人生之路。那一年他 13 岁。

到上海后，侯光炯仅向这座以十里洋场显赫于世的繁华大都市投去匆匆一瞥，便乘轮船溯长江而上了。抵达南通后，随便找一家鸡毛小店住下，翌日四处打听到甲种农校地址，即往报名应考。几日后学校发榜，竟名列榜首。

南通甲种农校，系由清末民初著名的立宪派人士、大实业家张謇所办。张謇，南通人，曾为前清状元，平生重视国民教育，把实业与教育并称为“国家富强之大本”。甲午中日战争之后，李鸿章与日本人签定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，张含愤上疏弹劾李鸿章，未果。他意识到“朝局至是将大变，外患亦将日亟”。遂由京师告假南返，回到家乡“自营己事”，专心一意地创办实业，先后创办了大生纱厂、通海垦牧公司、大达轮船公司以及冶金、机械、缫丝、面粉、榨油、酿酒等企业，辛亥革命后，通电拥护共和，曾被孙中山聘任为民国临时政府实业部长，后来又出任过袁世凯政府的农商总长。他认为“中国之大患不在外侮之纷乘，而在自强之不实”。他主张兴教育，开民智，指出“非人民有知识，必不足以自强。知识之本基于教育。然非先兴实业，则教育无所资以措手”。他以强大的实业作后盾，在南通先后创办了师范、医、农、机械、纺织等 10 所完全实行现代教育制度的中等专科学校，甲种农校即为其中之一；同时还